

陪伴是最浪漫的事

□杨 琳

88岁的外婆，摔在坚硬的水泥地，久久起不了身。等到外公搀扶起外婆，腿部的疼痛如撕裂一般。

到县城医院，医生看着片子说，严重骨折，马上手术。外婆被推进手术室，外公在外面掐着表。滴滴答答，一分一秒，92岁的外公在外面徘徊，一步，一步，看看表，看看手术室的门。

手术时间很长，“吱呀”一声，病床上的外婆被推了出来。一刹那，七个儿女，满堂子孙开心地笑。外公却哭了，两行老泪，顺着凹陷的脸颊滚滚流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偷偷拿衣袖擦。

外婆住院两周，请了护工，再加上我妈，人手足够，舅舅们安排外公晚上回家里睡。外公执意不肯，坚持在医院狭小的床铺陪宿。他说，看着老太婆在身边才放心。

外婆居然也同意。她说，听着老头子的鼾声才安心。

外公和外婆习惯彼此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至此，再无人劝外公晚上回家睡。

外公有一嗜好——打麻将。于外公来说，每天可以不吃飯，但不能不打麻将。舅舅们也支持，觉得老人打打麻将，有利于脑细胞活跃，对身体有益处。

外婆住院了，外公戒掉了麻将，喜欢了七八十年的麻将，说不打就不打。有人问，咋不去玩麻将？外公说，老太婆腿摔了，不放心，时时刻刻盯着，才安心。

外公的确时时刻刻盯着，一会儿瞅瞅外婆摔坏的腿，一会儿瞅瞅外婆的脸。外婆养病期间，他充当外婆的脚、外婆的手、外婆的传话筒，简直一秒也不能离开，离开一秒，他的心就无着无落。

外婆身体尚好时，家务活都是外婆做，洗衣、烧饭、洗碗、打扫庭院，外公从不沾手。

现在，外婆的腿骨折了，笨手笨脚的外公学会了所有家务，煮饭、烧菜、洗衣、扫地。

碗要洗三遍，第一遍打洗洁精，第二遍用抹布仔细抹，第三遍水龙头下慢慢冲……外婆宛若指挥士兵的将领。外公呢，乖乖听从，俯首低眉，一丝不苟。

在外公的精心照顾下，外婆脸色红润，中气十足，胖了整整一圈，站起来，居然能颤颤地走几步。从家里，到庭院，外婆慢慢地踱着，外公紧紧地跟着。他的脸，堆满笑，紧张、快乐、忐忑、幸福，外婆终于蹒跚地迈出第一步。阳光跳跃，柚子摇晃，两个老人一前一后，慢慢地挪着步，一步一步地迈脚步。

外婆走累了，外公忙端来椅子，小心地扶着坐下。一转身，忙忙碌碌拎出水壶，开煤气灶，给外婆预备洗澡水。

水，“噗噗”地沸腾。外公拎着水壶，调好水温，小心翼翼扶着外婆，仔仔细细地帮她擦身子。随后，又忙着将外婆换下的内衣清洗干净。

外公年轻时身体不好，长年卧病在床。那时，外婆照顾外公，无微不至。

阳光下，外公的白发闪闪发亮。他的精神很好，看着外婆红润的脸庞，满脸皱纹舒展似波浪。

秋的回望

□程磊磊

站在秋的尽头，回望秋的繁华盛景，各种繁杂的情绪在心中蔓延。早知道离别总是在所难免，为何总让人一往而深。秋的浪漫，秋的独特，秋的情怀，秋的一切美好在眼前不断浮现，让人念念不忘。我尽力地伸出手，想要再次轻抚一次秋的脸庞，却被时光的河流分隔在了彼岸。站在季节的路口，深情凝望着秋遗留下的斑驳痕迹，试着找回关于秋的渐渐模糊的记忆，渴望心灵与秋相通，与秋来一场郑重其事的告别，感谢它曾陪着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

秋天的故事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，它是秋风送来的第一封信笺，向世间宣告秋的到来，人们为此而欢欣鼓舞，大地奉上鲜美的果实以庆贺。为了回馈人们的深情，秋令金风执笔，以落叶为信，向人间诉说一段段唯美的情话。我恍如沉溺于一段美梦之中，希冀能久远和秋依偎，倾吐衷肠。谁知，好景不长，时光以寒露为剑，白霜为刀，开始威逼着秋早日离场。时光的霸道，让人生不出半分的抵抗，纵使洒脱如秋，也无能为力，只好悄然退场。但是秋饱含着对人间的情意，在它退场之前，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鲜血洒向了人间的大好河山，为世间留下了层林尽染、万山红遍的绝美景象。

一枚枚红叶完全没有辜负秋赋予它的使命，像美丽鲜艳的花朵一样，将秋天最后的温暖以绚丽多彩的姿态留在了人间。那一片片艳红，宛如落日余晖，映红了天边的云彩，暖人心扉。它寄托了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的向往和淡然的情怀；它傲立于清霜冷雾之中，展示出秋天的风采之韵和简约之美；它像一首饱含浓情蜜意的诗，撩动人潜藏在心底的柔软，编织出绵绵情思。在这冷霜肃杀、满目苍凉的秋尽时节，将人仿佛又带回了繁花似锦的春天。

这样的秋怎能不令人喜欢？我曾在秋日的午后，轻捻一枚落叶，凝望秋水天长，轻轻执笔，书发情怀。也曾无眠的秋夜，拥一本诗书入怀，镌刻在书页上的唯美秋景，慰藉了我孤寂的心灵，令我安然度过了漫长黑夜。所以，对于秋，我始终满怀深情、惦念和感激。

山河岁月，缘来缘去，都被时光一一记取。那些自然流淌的情意，一半明媚，一半忧伤，丰盈着生命里的孤单。或许，时光会老去，人也会老去，但唯独内心的情意不肯老去。其实，最美的缘，它就在彼此的牵念中，虽已渐行渐远，犹如近在咫尺。最美的景，它不在远方，就在你心里。而秋，就在我的心里。

我隔着时光的河向秋挥手告别，满怀温柔，就像送别一位挚友。这一刻，没有伤感，只有感激，只因秋给予我的深情，足以让我抵御寒冬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
jzwbxq@163.com

木匠老宋

□樊树林

木匠老宋叫什么，我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是滑县人。

几天前，在收拾屋子的时候，不经意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柄木质的玩具大刀，还有一把木质的手枪。倏忽之间，我眼前出现了木匠老宋的面孔……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每家每户的家具大抵都需要木工师傅打制，木工师傅很受父老乡亲们欢迎。老宋并不老，40岁左右，一直在村子里给人打家具，之所以这样叫他，也许是乡亲们对他朴素的尊重吧。

“老宋手艺真好……”依稀记得父亲经常念叨他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家里需要做家具，于是老宋背着铺盖卷、拿着木工锯，在一个深秋的夜里来到了我们家，住进了家里的西厢房里。

老宋的脸白白的，头发黑黑的、短短的，眼睛不大，笑起来像弥勒佛似的，经常穿一件中山装，只是说话有点倦。老宋当时带了一个徒弟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一直是沉默寡言，大概当徒弟就是这样吧。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唱大戏。接闺女，请女婿，小外孙子也要去……”锯木头的时候，老宋可以说是一丝不苟。师徒二人一大早就开始将烘焙好的木头，用墨斗里的细绳按照同样的尺寸拉好线，用绳子绑好固定，然后两人一边一个，分坐在凳子的左右，用手拉住长锯的两端，随着“刺刺啦啦”的声响，油亮的锯条便一寸寸嵌入木头之中……

渐渐地，两人额头上浸满了汗水。老宋就会将中山装脱掉，露出红红的毛衣来，从耳朵上取下夹着的一支烟卷，塞进嘴里点着，并哼唧唧唱起来：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不如男”“辕门外三声炮，如同雷震”……欢乐的情绪很容易调动玩耍的我，我对老宋简直有些崇拜了。

老宋有一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，一起吃午饭时就会打开，收听当时单田芳老师讲的评书《隋唐演义》——老宋虽平时说话倦，但模仿单田芳的声音可以说惟妙惟肖，一人分饰几个角色的样子，往往让我们几个忍俊不禁……

老宋走南闯北，肚子里的“水”很多，做活间隙，他会给我讲历史名人逸闻趣事，李世民、岳飞、朱元璋等，都会经常出现在他嘴里……我上初中时渐渐爱上了历史课，可能就是老宋的功劳。

老宋师徒俩给我家打家具的情境我看到的倒不多，毕竟我天天上学，只知道每一次回到家里，家具都会有新的进展、新的模样……柜子和凳子已经基本完工，爸爸和妈妈看到老宋的手艺啧啧称赞，老宋倒是谦虚，连称“一般，一般”！

老宋最令人称道的地方是，对于打制家具剩下的边角料，他不等开口，便会将边角料拼拼凑凑出一些小物件，绝不敷衍。那柄木刀和木手枪就是他的“作品”，记得老宋将它们送到我手里时，真是欢喜得不得了……

再见老宋是15年之后，那时我在学校当教师，学校维修桌椅板凳，请个木工师傅。当我看到他时，欣喜万分，老宋也一下子认出了我，喊出了我的小名……他已经鬓角斑白，但笑起来还是很生动。从他那里得知，由于家具工厂化制造已成趋势，他做木工活就是混口饭吃而已，徒弟早都不干这个行业了，之后一阵唏嘘。

当时，我和他约定周末到我家吃饭，但不知为何，等到时间找他时，老宋已经离开学校，不知去了何处。

老宋如果还在这个世上，也是耄耋之年了吧，不知他还能否想起我？